1. 特殊性就是只信任自己，不信任他人。你只對自己抱以信心。其餘的一切都成了你的敵人；它們既危險又可怖，你怕它們、攻擊它們、憎恨它們，又自認應當摧毀它們。它們的溫柔全是在自欺欺人，而它們的憎恨真實無比。面對遭人摧毀的危險，它們則須出手殺戮，而你也受了它們的吸引，先下手為強。這便是罪咎的吸引力。在此，死亡被擁立為拯救者；十字架苦刑成了救贖，而救贖則意謂世界的毀滅——只除了你。

2. 除了特殊性，身體還有什麼別的目的？使身體在自我防衛的當兒顯得脆弱無助的，也正是這一目的。心靈構想出身體，就是為了使**你**變得脆弱無助。分裂的目的詛咒了它。但身體並無目的。目的是心靈設置的。而心靈可以轉變——只要它有此渴望。不可轉變的是它的本質，乃至它具有的一切特質。但它能轉變自己設立的目標，而身體的狀態亦會隨之轉變。身體憑藉自己做不了任何事。當它是傷人的工具，它就會為人所傷。當它是療癒的工具，它就會得到療癒。

3. 你能傷害的只有你自己。我已多次重複這點，但你仍難以理解。專注於特殊性的心靈是理解不了的。但對真想療癒而非攻擊的人而言，這樣的道理顯而易見。攻擊的目的存在於心靈，因而只有心靈能夠體驗攻擊的結果。它也不受任何限制；因此，這類傷害性的目的必會同時傷及整體心靈。沒有什麼比特殊性更不可理喻。也沒有什麼比奇蹟更合於情理。奇蹟不過是把傷害的目的轉為療癒的目的。這一轉換確實「危及」了特殊性——但也只在「真理『威脅』了一切幻相」的意義下才是如此。幻相無法在真理跟前立足。但它們內究竟有何慰藉，使你寧可保留上主向你請求的禮物，轉而將其獻給幻相？一旦獻給上主，整個宇宙就非你莫屬。一旦獻給幻相，便會血本無歸。你給了特殊性的一切早已使你傾家蕩產，整座寶庫空空如也，那敞著的大門邀請來的盡是些擾人平安的東西，它們長驅直入、大肆毀壞。

4. 我曾說過，不必考慮獲致救恩的手段，乃至該怎麼達成它。但你必須考慮——而且要慎重考慮——自己是否願以無罪的眼光看待弟兄。就特殊性而言，答案一定是「想都別想」。無罪的弟兄**乃是**它的敵人，而罪一旦成立，則是它的朋友。弟兄的罪會自我合理化，並為自身安上那為真理否定的意義。一切實相都在宣告他純潔無罪。一切幻相都在宣告他確實有罪。他若有罪，你的實相便成了虛假，成了充斥著特殊性的短暫迷夢，一轉眼就要灰飛煙滅。

5. 不必替那無意義的夢境做辯護，因為上主在此痛失摯愛，而你也無法得救。從實相的角度看，這無常的世界不具意義，且只有一事為真：你若並非全然的平安，或承受了任何形式的痛苦，表示你已在弟兄之內見到了罪，並為了你自認存在的事物歡欣不已。於是，你的特殊性看似保全了下來。而你也拯救了你認定的拯救者，並把上主賜你的那一位釘上了十字架。於是，你和他綁在了一起，因為你們原是一個。特殊性則因此成了他的「敵人」，而你也同樣。